



春水

刘鸿伏

春天，万物生发。山里、水中，都生长着春天的味道，也长留着童年的味道。充满野趣，令人难忘。

春天的南方，烟雨迷蒙，天上鸟飞，水里鱼游，山野花开。春水在雨丝风片中悄然涨了，山涧小溪，都漂着花瓣。桃花流水，如落霞，如彩雾，美了流水，也香了流水。

桃花水一涨，乡村孩子就忙开了。小溪里虽然涨了水，但依然深不及膝。孩子们都会游水，技术好的还可以潜入深潭摸起虾蟹和团鱼。

发桃花水的季节约在暮春。此时水里的鱼叫桃花鱼，肥壮生猛，半斤左右。山溪的水是冷水，溪里长不出大鱼，一斤以上的少见，半斤左右要长到两年以上。溪里的鱼由山泉水养大，肉质紧而嫩，鲜而甜，非河鱼、塘鱼可比。尤其是桃花鱼，正逢春间产籽季节，鱼肚中鱼籽味道鲜美且营养极高。

孩子们从家里的阁楼上找出渔具，二三人一伙，到溪里安放。那是一种叫鱼喇叭的家伙什儿。竹质，细篾织成，形状像一个大喇叭，底腹深长而圆，敞口，窄颈。颈部设有一个活动的小篾板，水从敞口冲入，篾板自然后推，鱼虾随水冲入篓腹，若要出来，却被篾板挡住，设置巧妙，却极简单。

将溪水里的石头拢在一起，横溪排开，将溪水拦截到一个设定的缺口，然后在缺口下将鱼喇叭固定好。安放完渔具，就各自回家，只等第二天早晨去取鱼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春天鱼虾正值配期，喜欢成群。成群的鱼虾随桃花流水从缺口进入鱼喇叭，水从篓眼泄出，鱼虾被困篓中，手到擒来。鱼壮虾肥，正可以丰富清贫岁月。

吃桃花鱼，也是有些讲究的。虽然乡间对吃远没有达到“食不厌精”的程度，但在物质极度缺乏的情况下，鱼虾的获得极为不易，不敢草草烹食。春上山野间生有一种野生的紫苏，极清香，是上佳的调味品。孩子们从山溪取回鱼喇叭之后，由家里父母将篓中鱼虾掏出来，盛在清水木盆里先养一养，以便吐干净肚中脏物。一两天后，母亲便从野外采回紫苏，将鱼虾清洗剖杀后，炸、煎、熬、焖，再撒点红辣椒、紫苏，就在香气弥漫中出锅了。这是乡村春天最奢侈的美味。

“春水发，有鱼呷（吃）”“桃花落，泥鳅多”……所谓“泥鳅多”，正是南方春天田间、泥沟的真实写照，而桃花落，是指暮春时令，与吃桃花鱼一样，水田与田沟里的泥鳅、鳊鱼、田螺，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生长快速，已养得膘肥体大。桃花一落，正是吃泥鳅、鳊鱼的最佳时令。

春夜，蛙鼓响，火把明。孩子们结伙举着葵杆火把或打着手电，走到田埂上，背着小竹篓，带着一把长杆的针扎子，那针扎子用几十枚针嵌在一块小木板上，小木板后面有一个细竹竿做成的长柄。夜间，泥鳅从泥里出来透气，遇了亮光，便一动不动地待在水里。孩子们分工合作，有打火把专照那泥鳅的，有背小篓的，有专门拿长杆扎针的。发现泥鳅或鳊鱼之后，火把照向它们的头部，持长扎针的孩子用手一挥，扎针便刺入泥鳅、鳊鱼背部，从水中轻巧地提起，然后在小篓口子一敲，泥鳅或黄鳝就落入篓中。

在某一片水田或田沟里，往往生长着较别处更多、更肥的泥鳅和鳊鱼。这种事只有孩子们知道。他们将秘密揣在心里，连父母都不告诉，因为他们总想给愁眉苦脸过日子的父母以小小惊喜。

看准了田沟的某一段或某片水田之后，孩子们便会先将沟水上游用泥土堵住，截断来水。再将坝下方的一段，用水瓢舀干泥水。而对付水田的办法，则是将有泥鳅的地方用田泥垒起一个大圆圈，再用木瓢舀干大圆圈里的泥水。将泥细细翻开，泥鳅、黄鳝、田螺无处可躲。

为了去掉泥腥味，母亲们各有绝招。姜、葱、紫苏，还有一种野生的水芹菜，皆可作佐料。用柴火熏制成腊味的泥鳅、鳊鱼，冬天用山椒爆炒，也是美味佳肴。

姜丝焗泥鳅、泥鳅钻豆腐都是乡间绝味。下锅油爆，放入一把生姜丝，加点花椒，再爆炒，然后放入清水，文火焖，香气四溢时，起锅上桌。豆腐是自家磨制，切成巴掌大块，四五块即可，轻放入锅，不翻动，一分钟后，以极快的速度将活的泥鳅放入锅内，同时捂上锅盖。此时，烈火烹油，泥鳅突然落入烧红的铁锅中，热不可挡，遇大块豆腐，有半边尚凉，便迅速钻入豆腐中。待豆腐全熟，无处可逃的泥鳅也就随豆腐一同熟了。两鲜相遇，味美无比，尤其汤汁鲜爽，非他物可比。

而田螺以姜葱、辣椒爆炒为佳，鲜、香、辣，是舌尖上的美味；至于黄鳝，制作又别于泥鳅，只以爆炒或和黄瓜炖煮为佳，营养丰富，多食强身。

细雨绵绵，春天已深。大自然孕育出万物，各有妙处。自然生长的东西，让清贫变得丰盈，让平淡充满野趣，这正是大地的恩惠。

百年风华

石光明

春色里，去探访国歌的摇篮。我们来到田汉故居。

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的主要奠基人，早期革命音乐和电影事业的优秀领导者，是现代文化界的一座高峰。他毕生笔耕不辍，留下了100多部剧作、2000多首诗词和歌词，比他的偶像——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戏剧创始人易卜生还要多。论作品之丰，影响之巨，纵观中国现代文化史，超过他的人不多。但最让人们记住的，是他创作的国歌。

进入田汉文化园，走在高低不平的青石板路上，仿佛踏着岁月起伏的音阶，与前辈先贤同行。田汉故居位于长沙县果园镇田汉村，过去叫田家墩，田汉在这里出生并生活到10岁。故居在文化园深处，是座典型的江南民居，土砖砌筑，砖木结构，前后两进，白墙青瓦，两侧是杂屋，门前有池塘，小桥流水相连，绿树修篁掩映。现在的故居是在原址上修复的。

田汉9岁时，父亲逝世，家道从此败落，便随母亲寄居远房亲戚的房舍，生活贫寒。田汉的母亲是位伟大的女性，她独自抚育三个年幼的儿子，白天帮佣谋生，晚上给田汉兄弟说戏文，如鸟哺雏，是田汉戏剧上的启蒙老师。在田汉艺术中心展馆的一幅油画前，我久久驻足。画面是一个冬夜，火塘屋里，炉火熊熊，田汉三兄弟围炉向火，聆听母亲说戏。一百多年前的场景，至今还温暖着时光。

长沙文化传统悠久，湘剧、花鼓戏、湘昆、影子戏盛行，凡寺观会馆、大村小镇都少不了戏



春风依旧清花湾

王春风

连续阴雨绵绵。去清花湾那天，雨云已退，碧空如洗，阳光明媚。

春天出游心情舒畅。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铺天盖地，翻涌着金黄。桃花、梨花竞相开放，鲜艳的色彩让人心情明朗。这都是属于春天的颜色。

清花湾头，水流曲折。清花河，发源于岐山脚下的凤凰湖，从衡南工联村一路而来，流经衡阳县新桥村，最后流入蒸水河。一眼望去，蒸水、清花在新桥村汇集，迂回脉动，恰似玉带环腰，由此命名为清花湾。两江春水之上，有新桥和清花桥，一大一小。我想到，衡南与衡阳，清花河与蒸水河，这是多么奇妙的相遇。

站在蒸水河边，抚摸巨大的阴沉木，仿佛将人带进清花湾厚重的历史。正上方有一把摇椅，人坐其上，摇来摇去，惬意至极。两只小木舟，抛锚固定，停在蒸水河中。锚线上有水草飘过，翠绿摇摆，像刚睡醒一样。沿着河堤走，清花湾里，有清花古渡，有古街的身影，古朴典雅，古韵悠悠。春摇曳在七孔石拱桥头，人漫游在春天的时光里，春风拂面，心中微漾，恍若“人在画中游”。

刚直塔有五层，为纪念刚正廉直的彭玉麟而修建。登临塔顶，俯瞰清花湾，像一幅水墨画，没有车马喧，一切都是本真的模样。一阵风拂过，似乎捎来信息，那是一番高深、奇妙的论谈，仿佛赤壁之战的豪情壮志在此演绎。

极目远眺，两湾清波环绕清花湾。后面的山坡，烂漫的野桃花扑入眼帘，一簇簇，一串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山野里的桃花是自然的精华，实实在在沉浸在

合，人们称之为“戏窝子”。田汉五六岁时，常骑在叔叔们肩头去十几里外追戏。田汉回忆：“影子戏是我接触戏剧的起点。”1910年，11岁的田汉离开乡下，到长沙城里入新学堂，更方便了接触戏剧。13岁时他就借鉴传统折子戏《三娘教子》，写出了戏剧习作《新教子》，讲述一个辛亥之役烈士之妻教育幼子发奋报国的故事，还被当时《长沙日报》登载。2016年，田汉18岁，在舅父资助下留学日本，立下了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的理想，发愿献身戏剧事业。

意外地看到了徐特立的照片，还有百年前修业学校校门的老照片。原来，田汉的成长，还与徐特立分不开。过去只知道，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这次方了解，他还是田汉的恩师。辛亥革命那一年，田汉考取长沙修业学校，徐特立是校董兼教员。第二年，徐特立创办长沙县师范学校，担任校长，田汉也考入该校本科第一班学习。

田汉家贫，喜爱读书却买不起书，徐特立便把自己的购书折给他用。田汉没蚊帐，晚上只得捂在被子里睡，徐特立又帮他买了一床蚊帐。田汉曾与喜好诗文的同学做打油诗，把校长和几位老师名字嵌入诗中，贴在自修室玻璃窗上，其中两位老先生，认为是侮辱师长，非常生气，要求校长严加训斥。徐特立的处理，放在今天都堪称典范。他一面对田汉等同学进行尊师教育，一面鼓励他们用才华写作有意义的诗文。在他教育引导下，田汉认真办《窗户报》，大胆议论时政，抒发救国爱民之情。徐特立不但是热心读者，还经常在自己主办的《教育周刊》上选登其中一些好的诗文。师恩如春晖，田汉感念了一辈子，师生之间的故事也传颂了百年。1947年，田汉写了长诗《懋师七十大寿诗》为恩师贺寿，读者无不感念到田汉对恩师的无比敬意和深厚情谊。

田汉文化园的建筑基调为青灰色。除古戏台为纯木结构仿古建筑，田汉艺术中心、田汉艺术学院、国歌广场、田汉铜像广场，还有戏剧艺术街等主要建筑，都是小青砖砌筑。青灰色本是我国一种常见的色彩，有古风古意，如历史深处的显影；有地气地韵，是泥土沙石的底色。青色更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颜色，在古文化中富有生命的含义。在我眼里，这青灰色还有着特殊含义。它不仅具有设计者

想要表达的含蓄、谦逊和稳定的视觉感，更象征了田汉生活、成长的社会环境，国歌创作的时代背景，象征着坚强、希望、质朴和庄重。

湖湘大地自古以来就张杨着不屈的血性。司马迁《史记》就记载着楚地民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二千多年后，旷世奇才杨度更慷慨豪言，壮怀激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让每个湖南人都血脉偾张。这种血性，始终在这片土地下奔涌，肥沃着这片田野。青灰色的冷峻下，是血色的热烈。

田汉在上海写作《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已目睹了东北沦陷，伪满洲国粉墨登场，经历过“淞沪抗战”，神州大地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灾难深重，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他肯定想起了恩师徐特立在辛亥革命前，断指血书的激昂慷慨；想起了谭嗣同狱中题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薄云大义；想起了左宗棠收复新疆，抬棺入疆的悲壮情怀。这份湖南人血性的基因谱系，如火山熔岩，燃烧着他周身每一根神经，奔涌向笔尖。正是这种底色底蕴，给了田汉写作无尽的底气勇气。

肃穆的国歌广场上，又一队人群集合，雄壮的国歌再次响起。我远远肃立着，先是倾听，继而和唱。忽然觉得，这歌声不是唱出来的，是吼出来的。当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华儿女已经忍无可忍，退无可退，只有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是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今天，中华民族不仅站起来了，富起来了，而且强起来了。我仿佛听到，苍穹有黄钟大吕之声：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依然会有坎坷荆棘，有漩涡暗礁，同样需要安不忘危，仍然需要万众一心，起来！起来！前进！前进！

离开田汉文化园很远了，车行进在翠绿盎然的广袤田野。我的耳边，国歌还在回响。仿佛觉得，自己融成了国歌中的一个音符，和着时代的旋律，跳跃，前行。

诗新韵

她在田间拍视频

（外一首）
许百经

她在田间拍视频
念念有词，载歌载舞
秋后的田野
开阔、辽远，有白鹭飞翔
正好直播
告诉逝去的祖先
告诉远去的子孙
贫穷的帽子已见到脑后
前行的脚步愈发轻盈
太阳高照，山川历历
她在田野抒情
满头大汗，笑脸盈盈

酒柜

每一瓶酒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种酒都有成败兴衰
每一个年代都有自己的印记
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它们躺在酒柜彼此凝望
潮涨潮落，楼台烟雨
凝聚成手中一壶酴醾
谁曾与我共醉，使我不省人事
谁能与我呐喊，唤醒沉睡的烈火
谁会与我相依为命，饮尽最后这一杯

湖南作家写作家

聊聊彭国梁

刘永学

退休了，就多了一份待遇，一本《老年人》杂志每月如期而至。

老年人读与年龄相关的书自然感到亲切，文字沧桑，岁月蜿蜒，回首平生事，一览众山小。并且，还有意外发现，彭国梁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杂志上，读其文，念其事，沉吟再三：不见此君久矣。

认识彭国梁，应是我在一家杂志社当主编的时候。因为副刊上需要稿子，就托人搜罗，有朋友言道：“有个彭胡子文章好，你可以见见。”当即首肯，以待佳期。

不几日，彭国梁应邀而来。记得那天日丽风和，窗台上的一盆映山红灼灼欲燃。此公方一露面，端得是仪表不凡，一蓬黑油油的大胡子在脸上虎踞龙盘，面部表情被胡子遮掩，只能从他眯成一条缝的眼睛里判断出盈盈笑意。其时是上世纪90年代，脸上丰茂似张飞的人物委实稀罕，不少同事一睹尊容，居然竞相雀跃。“兄台携黑云，鲜花失颜色。”我信口一谑，国梁莞尔。

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顺理成章，其称谓也变成了胡子。对此他并无芥蒂，因为坊间此谓呼之久矣。胡子是个诗人，追风逐月，刻雾裁风，忙赋诗时光，闲入世俗岁月，和江堤、陈惠芳一道套车御马，驮起了新乡土诗派，一时颇为热闹。他当然也有个谋饭的地方，主持长沙市文联的一本刊物《新创作》。编辑部设在一条小巷的院落里，有树影婆娑，便显得生意满满，我有不少写人物的小文章，比如“二狗子”“王三拳”之类，都是在这家刊物上首发的。

胡子看似闲散，其实是个认真的人，对文字尤其较劲。我送去的稿子，必须三过其目，抽丝剥茧，道四说三。当年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在给汪曾祺等学生上课的时候，对写人物有句名言：“要贴到人物来写。”此话被汪曾祺视为精髓。彭胡子不是沈从文，但也有自己的名言。他说，文章要写出自己的味道，并建议我找找何立伟的文章看。不久，我还真买到了一本《月唱》。这是何立伟早期的一本散文集，文字灵秀、清丽而又不失纯粹，读之如在烟柳下行走，恍然之中已入化境。我想，这可能就是味道。多年后我对何立伟说，你写的书不少，我唯独对《月唱》的印象最为深刻，何立伟愕然，之后道了几声哦哦，不置可否。

彭胡子精神上天马行空，在物质上亦不甘落寞。据我观察，他当时无疑是个想富起来一时半刻还富不起来的林中寒士。为脱贫计，他在院子对门的小巷子盘下一间小屋，弄了个浏阳蒸菜馆。胡子不是浏阳人，为什么要搞浏阳菜，我不明白。胡子循循善诱，细数了蒸菜的数条好处，也无非是少油低热，易于吸收之类。这些易于理解，但他说食之可达阴阳共济之功效，就颇有些玄学的意味了。我问不是药膳？胡子答曰百草为药。这当然是偷换概念。

记得吃得最多的是清蒸腊肉、剁辣椒蒸土豆、清蒸火焰鱼、清蒸芋头，还有豆角酸菜、香干豆腐等等。虽说制作方法简单，味道还是不错的。唯其一种芋梗汤，我实在不敢恭维。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求学时，曾说此汤难以咽下，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也对芋梗汤耿耿于怀，他说对日本人钟情此物很不理解。此后经年，我到了东京，寻寻觅觅喝了一碗，味道绝不比彭胡子饭店的好，不禁怅然良久。

蒸菜馆房间不大，几张桌椅，油烟不兴，菜肴浮起，门外清风透窗而入，便有诗情徐徐入怀。诗酒文章，相伴壶中岁月。酒便不是好酒，以谷酒、邵阳人居多，偶有酒鬼两瓶，当换得一日酣梦。觥筹交错，胡子神游八极：“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话这样说来虽雅，不过，孔融的话当不得真，果如此，人人豪饮便可天下大治、圣人辈出，人类的历史就用不着火角力、智慧创造了。但是，孔老夫子这个重重孙子作的是文学，而彭胡子酒酣耳热之际深情吟诵，文脉相承，亦显得文学，如此而已。

胡子写书、编书，凡数十载不辍，藏书充栋，蔚为大观。后来，又听说他用钢笔绘画，亦是意象雄奇，不过我倒没有见过。毕竟我与胡子多年不见，江湖相忘，记起的多是些陈年旧事。如今的彭胡子恐怕已是须发染霜，皓然一叟了。我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信奉的是唯物论，一个人的岁数往上长，命却是渐渐地往下沉，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事。于此相随的是记忆力的衰退，不少熟悉的人和事渐次消隐，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并不奇怪。“道遥草木，中年快马，老去骑驴”是一种达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则大可不必。事有当记和不当记，不当记的何必记，记了徒然扰乱心怀。不当记的不记，那么当记的也就容易记了。

这话是谁说的我早就忘了，但是能够记起彭国梁，倒不失为一件很愉快的事。

（彭国梁，1957年生，湖南长沙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著有《盼水的心》《爱的小屋》《浮光掠影》《流浪的根》等诗文集二十余部）

